

A18 大公園



自由談

第三十八屆香港金像獎今晚就要揭盅，這無疑是華語影壇級別最高的電影獎項之一，也是眾多港片迷所關注的焦點。從二十多年前的「東方荷里活」到如今的諸多尷尬，香港影人在摸索試錯的過程中，幾經浮沉。對於港片，「曾經對香港電影有多麼熱愛，現在就對香港電影有多麼失望」，可能是我近年最常聽到的論調。

港片是否真的已死？爾冬陞曾如此回答：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爲一個怎樣的人，他長大後未必會按你設想的發展，港片也是一樣。題材多樣，說明電影人的想法還沒有死，給點時間，等市場變得更寬容了，會有更多的好電影出現。所以，命題由你們去出就好了，該做的事情我們還是會繼續做。」於真正熱愛香港電影的人而言，它不死，因為它依然在成長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香港影壇面臨着嚴重的

寫在金像獎之前

— 雯

新人斷層和本地製片失勢的窘境，港產片目前的年產量已跌至平均三十部左右，大量的電影人不是轉行，就是北上。幸好堅守香港的影人，能夠在相對自由的「散養」環境中作出了自由而又大膽的探索。

縱覽今屆最佳影片提名名單，《無雙》這樣口碑話題兼具的作品自不必談；《逆流大叔》更是偏鋒地以一班大叔做男主角，去講扒龍舟的故事，保留了一份港產片獨有的親切和熱血；《淪落人》書寫草根小人物的現實與夢想，筆觸細膩，溫情而含蓄；《三夫》則反映老夫少妻的女主角爲生活只好做妓女的哀愁，不言不語，展現出層次和生命；至於《紅海行動》這樣國際化視野的動作片，早已超脫出港式警匪片的範疇。

近幾年香港影人的憂患意識表現得尤爲

突出，不少港產片的劇本特寫大眾所忽略的社會議題，也湧現了一批優秀的新晉導演和獨立製作。二〇一五年翁子光執導的《踏血尋梅》，斬獲最佳編劇、最佳男女主角、最佳男女配角等七項香港金像獎獎項；二〇一六年則是《一念無明》，只用十六天就完成拍攝，僅兩百萬元的低成本獨立製作，關注躁鬱病人這一特殊人群，吸引了曾志偉、余文樂等演員「零片酬」演出，更代表香港出戰第九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，執導的黃進則是八五後的年輕導演，早已被當作是未來香港電影的希望。

前輩常說，如果想改變社會狀況，新聞和電影不失爲兩大捷徑。雖然某些議題並非一兩部電影就會改變社會長久以來的偏見。我相信，電影人並非因爲某個題材賣座，而



◀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將起用數十位新人演員作嘉賓主持，日前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率領他們亮相 中新社

是社會對這個議題還有待進一步認識，導演、編劇因此而不厭其煩，繼續將他們相信的、想要帶出的訊息，以電影形式呈現眼前。過往還有比如許鞍華導演於一九九五年的作品《女人四十》，蕭芳芳飾演的職業女性阿娥既要工作，還是不離不棄、悉心照顧患腦退化症的老爺，安老護理這個議題亦被討論至今。

香港金像獎或許不需要預測，不變的還是那份根深蒂固的港人情懷。去年將「專業

精神獎」頒予「茶水姐」楊容蓮，向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致敬，金像獎的與衆不同和優勢也可見一斑。回顧第一屆香港金像獎誕生於一九八一年，由香港電影雜誌《電影雙周刊》創辦，與香港電影新浪潮幾近同步，而金像獎的最大初衷，便是鼓勵香港電影人，推動香港電影的發展，以今天的目光審視金像獎的最初歲月，它依然不忘初心，始終起着這樣的效果。

今晚，我還是如常守着電視看金像獎直播。香港影壇只要許鞍華、王家衛、徐克、杜琪峯、陳可辛等導演還在，有什麼理由不期待？香港影人，加油！香港電影，Keep Rolling（繼續前行）。

花雨紛紛聽評彈

李丹崖



是我見

從暮春到初夏，最宜去江南，到了江南，最宜遊小館子，吃一杯茶，叫二兩酒，佐茶配酒可以沒有餐點，一定要聽評彈，沒有評彈的江南小館子又算得了什麼館子？

我在四月去蘇州，遊的是虎丘，在這裏蘇東坡曾寫下「嘗言過姑蘇不遊虎丘，不謁閻丘，乃二欠事」的千古名言。四月，空氣中已經有了一些暑意，遊過虎丘，口渴難耐，走進一家小館子，叫上一壺碧螺春，店主送了兩碟瓜子和綠豆糕，坐下來，偏巧有評彈藝人在表演，演的是俞調的《白蛇傳賞中秋》。

我對蘇州評彈有一些了解，評彈的演奏樂器主要是琵琶和三弦，這種藝術形式在明朝就有了，興盛於清朝，大致可分三大流派，即陳（遇乾）調、馬（如飛）調、俞（秀山）調，每個流派各有演唱特色。對於普通的聽衆來說，無需也不會關注流派，只會把蘇州評彈當成一種格調；對於本地人，會把此當成一種生活習慣或生活狀態；而外地遊客又對蘇州評彈知之甚少的，則會把它當成一種背景音樂，一種江南獨有的文化底色。

我在那家小館子選擇一面靠窗的院子坐下來，蘇州評彈咿咿呀呀地開唱，窗外，櫻花和垂絲海棠開且紛紛飄落，院子裏有湖，花瓣飄落水上，如小舟，隨着水的波紋漾開。明前的碧螺春新茶真香，配着這個古色古香的院落，還有紛紛飄落的花雨，真是別樣的人間格調。

後來，去烏鎮，也聽過一次評彈，很是訝異，烏鎮已經屬於浙江了，這麼靠南，怎會有評彈？問一位蘇州文化界的朋友得知，蘇州評彈的流傳區域，南至浙江嘉興，西到常州，北抵常熟，東到上海松江。區域看似不大，實際上也不小了，這與這一藝術形式廣受歡迎不無關係。

春盡江南，百花在這個大舞台粉墨登場，這是一年之中江南最好看的季節，換算成一個人，也是最好的芳華。花雨飄落的時候，每一朵花瓣落在地上，猶如評彈藝人撥弄琴弦的聲音，或急切，或悠然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在這樣一個季節，隻身去江南，到一個可以聽評彈的館子裏坐下來，聽一段吳儂軟語，喝二兩小酒，在老街的某家民宿裏睡一宿，翌日醒來，滿院子都是江南的花香。

那些「初遇」

月松



文化什錦

最美不過初相見。地球上約有七十億人口，每一個擦肩而過如此不易。遇見知己，遇見愛情，應是勝卻人間無數。

要論文學或影視作品最美的初相見，我的首選必須是「寶黛初會」。在《紅樓夢》第三回中，黛玉進賈府，寶玉看罷便說：「這個妹妹我見過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可又是胡說，你又何曾見過她？」寶玉答：「雖然未曾見過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裏就算是舊相識，今日只作遠別重逢，亦未爲不可。」黛玉一見到寶玉，亦吃一大驚，心下想道：「好生奇怪，倒像在哪裏見過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？」寶玉說的不是「這個妹妹我怎麼好像見過」或者「這個妹妹我不是在哪見過」，而是完全篤定，不假思索地陳述一個事實：「這個妹妹我見過。」是一見如故，也是久別重逢。

而《水滸傳》中，潘金蓮用叉竿攔路鬥，一陣風吹過，手拿不牢，叉竿滑落，不偏不倚打在正從簾下經過的西門慶頭上。打了人，便得賠禮道歉，潘金蓮「便慌忙陪笑」。或下意識使然，或覺得這一巧合滑稽搞笑，她「把眼看那人」。這一看，西門慶瀟灑瀟灑風流倜儻的外表，讓潘金蓮收不住眼睛，盡情地從頭到腳打量一遍，「張生般龐兒，潘安的貌兒，可意的人兒，風風流流」。頃刻之間，眼被迷住了，心被打動了，潘金蓮秋波暗送，「從簾子下丟與個眼色兒」，那「一見鍾情」全在這一「眼色」中。潘金蓮與西門慶的第一次相遇，雖然開始了一段罄竹難書的不倫戀，不過，這樣巧妙的戲劇性讓人不得不佩服。

若說人世間的緣分可遇不可求，「三顧茅廬」的故事似乎是謀定而後動，第三次拜訪才終得初相見。劉備親自到襄陽城外十公里的隆中去拜訪諸葛亮，前兩次都碰巧他外出，劉備唯有悵然而歸。爲了第三次正式初見，劉備還選定吉日，齋戒三天，沐浴熏香，然後前往諸葛亮住的茅廬，共商安邦定國之計。諸葛亮被劉備三顧茅廬的誠意所感動，就答應相助。兩人相遇相知，如魚得水，取荊州，定巴蜀，聯合東吳抗曹操，形成三國鼎立之勢。

再說一個似是而非的「一見鍾情」，兒時看一九八六年電視劇《西遊記》，我堅信唐僧對女兒國國王是動了情的，飾演唐僧的徐少華和飾演女兒國國王的朱琳的每一句對話，每一個表情都令人難忘，充滿情意。到如今電影版《西遊記·女兒國》，最後的回首，哪怕這份感情是被動開始的，那都是唐僧動情的證據。在原著中，吳承恩並沒着重描寫這段愛情，只是唐僧取經途中的又一阻礙罷了。



香港隨筆

桑棗，又名桑葚，順德的物產，實在是好東西。

最近我在一家生果舖遇上了，初以爲藍莓，但果粒比藍莓大，拿起來看，膠盒包裝標籤說明「桑棗」，沒錯，果然是家鄉特產。當年孩子吃的，現在打進市場，包裝如土多啤梨，急忙要了四盒，每盒售價二十五元，回家對家人說買到了桑棗啦！

先說桑棗兩件事：少年時常聽家中長者說，聲帶沙啞，用桑棗乾煲水飲便可改善。後來偶讀古詩，《詩·魯頌》曰：「食我桑棗，懷我好音。」驩（古通「葦」）即桑棗，古人吃了桑棗，聲音響亮起來，正是「懷我好音」。

有一種稱爲「疏」的飛鸞，惡聲之鳥，其叫聲使人煩躁，恨不得把牠趕走，牠意外闖入桑林，吃了樹上的桑棗，聲音變得悅耳，人家正要察看哪來美妙的鳥聲，竟是那惡名昭彰的傢伙，衆皆訝異。古詩中故有「桑葚甜甘，鸚鵡革響」之句，連聲音都也變得好聽。

以上是古文對桑棗的記載，與家長當年說桑棗有利改善說話沙啞功效相近。

舊日順德，自清代以來，稱桑蠶之鄉，據說長出滿樹桑棗沒人理，不懼擲下來往市場出售，桑棗的價值比不上甘蔗，寂寂無名的果粒，卻是歷代詩人吟詠寄情，他們對桑棗熟悉的程度比今人更深。

司馬光說：「桑蔭青青紫莢垂，鮮風蕩麥生漣漪。」寫的是桑棗垂滿枝。

蘇軾云：「君先去踏塵埃陌，我亦來尋桑棗村。」又說：「江南有蜀士，桑果已許乞。」敘述他接友人之後，尋訪一條棗村。後一首

桑棗

張茅



◀桑棗的營養價值高，亦被製作成不少順德名菜 資料圖片

說蜀中名士，獲得桑棗的喜悅。

白居易曰：「蓬蒿隔桑棗，隱映煙火夕。歸來問夜餐，家人烹齊麥。」黃昏時他來到一處農家，竹籬隔着的桑樹長滿紅紫色的棗子，體察此地農家多種桑喜種花自有原因。

有人甚至褒桑樹而貶牡丹，這以北宋王溥爲代表。「棗花至小能成實，桑葉雖柔解吐絲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又空枝。」牡丹花碩大雍容，號稱國色天香。王溥以爲這又如何，到頭來還不是剩下空枝，還不如桑花結成桑棗，桑葉爲蠶吐絲。他以實用的角度非觀賞的角色取意，自有獨特的地方。

從遠古回到現在開放型的順德「桑基魚塘」風物，一株桑樹扮演淋漓盡致的角色。

食在廣州，廚出鳳城。順德美食久負盛名，已被聯合國列入「世界美食之都」名錄，經濟發展富甲一方，民風向以食爲先，居民消費能力高，酒家名店比比皆是，人人要找好的吃，出品稍次，即被淘汰，這便刺激當地飲食業競爭，改革傳統菜式，研發以創新菜譜，近年興起「桑基魚塘美食」，食客置身

優美的水鄉環境，或四、五星級酒店，享用以桑、魚爲主題的菜式與點心美食，要說的第二件事是美食與桑樹和它的桑棗。

桑棗好吃或許許多人不知道，順德一家農莊，內有百畝魚塘，種植大片蔬菜、桑樹，配合農莊主打「桑基魚塘美食」，食材自耕自種，「桑葉宴」是農莊主要推介，以桑葉入饌的食品有桑葉炸春卷，桑葉煎釀鮫魚球、桑葉蒸河鮮、椒鹽桑葉煎蝦碌、桑葉豆腐、上湯桑葉……桑葉及桑棗美食亦成爲酒店主打，一家四星級酒店特別推介桑葉煎魚餅，將桑葉碎混入魚肉，既有魚香，復有葉香，又以桑棗製作桑棗糕，外觀形深紫色，軟滑帶汁，口感甜而略帶微酸，十分醒胃。其中一道菜名爲「桑基蠶絲繭」，材料桂花魚片、火腿、蝦膠、魚翅以油炸，外形仿繭繭，配以威化絲，幾可亂真。

與友人談起，原來他是其中食客，補充多種桑葉精點，桑葉炸雲吞、桑葉丸子、桑葉黑木耳魚線、桑葉炒蜆肉，他吃過桑棗的菜式有桑棗醬焗排骨、桑棗炒魚球、桑棗燻焗土雞，也是說，桑棗已釀成酒

，廚師即席在客人桌上炮製，將熟雞放入棗酒及鮮棗，熄火，浸一刻即可，此時湯紫紅色，雞肉略帶紫紅，湯連肉與棗同吃，帶果木清香。飯後上茶，依然是圍繞主題的桑葉茶，說是解渴明目。

「桑棗好吃你肯定不知道」，這句話非順德人說，是北京大學一位營養學系教授說的。據他說，桑葉對人體健康有益，提議吃麵條、造餃子、煮湯都加進去。惡聲之鳥啄食甚變幸運之鳥，葉與棗能散熱，清肝明目，降血壓血脂，利尿，降低患癌可能性。桑棗成熟過程先是綠色，轉白轉紅，再紫紅至紫黑，紫爲第一，紅者次之，青不可用，新醫學驗證含蘆丁、花青素，白藜蘆醇，具有抗潰瘍，抗衰老等效用。

我將桑棗洗淨，放在青花白底的碟上，一顆紫紅與深紫的棗分外明亮搶眼，呼家人過來吃，平日水果不缺，獨是不常吃到桑棗，來自故鄉的，家人帶點新鮮感吃着，時光不由返回六十年代家裏小孩首次吃桑棗的模樣。那年回鄉探親，親戚的孩子領我的小孩到桑基，竄進桑樹叢，玩個不亦樂乎，把摘下桑棗放進嘴裏，又抓一大把塞到褲袋，鬧着出來，他們的小臉好看了，嘴唇都是紫色棗汁，褲袋裏的擠爆，染紅一大片。那時沒有高速公路，沒有高爾夫球會俱樂部，沒有酒家，沒有外賣酒店，沒有私家車，小孩難得一點零食，摘桑棗吃很開心。現在這些都有了，當年不識桑棗可以賺錢，如今一粒桑棗隨時搖身一變，走近香港，與進口土多啤梨、車厘子擺在生果架。一粒桑棗藏着一串家鄉事。

漢堡港的新星

林中洋



東西走廊

月初的時候，我們全家一起去漢堡的易北愛樂音樂廳（Elbphilharmonie）聽音樂會，那天獻演的是來自英國的喬治·本杰明爵士和他的樂隊。說來慚愧，這座音樂廳已經建成開放兩年有餘，而我們就生活在離漢堡不遠的地方，那天卻才是第一次來，主要原因是這裏實在一票難求，大部分音樂會的入場券都在上演的三個月到半年之前就預售一空，我們這一次能夠及時訂上票已經算是幸運。

易北音樂廳位於漢堡港與倉庫城之間銜接的位置上，它的下半部是以掏空了的原倉庫A爲基座，上部則是玻璃外殼的演奏廳與酒店，這樣的設計顯得有些突兀，卻又不失合理性——漢堡希望把易北音樂廳打造成一個地標性的建築，所以它必須獨特和與衆不同，但它同時又是一個音樂藝術中心，因而得有文化的底蘊。漢堡的倉庫城是世界文化遺產，用原來的一座倉庫作爲音樂廳的底座代表了文化的基底與傳

承，而上部似海浪又似冰川的玻璃結構則展示了它的現代與不拘一格，這是一種繼往開來的組合，看似無意，實則有心。

連接上下兩部分的是一個對公眾開放的觀景平台。我們到達平台的時候，夜幕已經降臨，外面的漢堡港燈火旖旎。我們沿着外廊走了一圈，從三十七米的高度欣賞着漢堡的夜景，同時也知道，從這個觀景台上打出去的藍色光線正遠遠地



投入夜空，使這座巨大的建築像一顆星星一般熠熠生輝，而它，才是現在的漢堡港最明亮的風景。

我們的音樂會在大演奏廳裏舉行，這個大廳里所謂的「葡萄山」結構，下方中央是舞台，四周向上是一層層錯落分布的觀衆席，看上去像是山丘上分布的葡萄園。當然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它的「白皮膚」了。這個二十五米高的主演奏廳的全部牆壁與頂棚由一萬塊石

膏纖維板組成，它們每片的大小與厚薄都各個不同，在聲學大師豐田泰久的精密設計下，它們共同組成了總面積達六千五百平方米的內壁，相互呼應協作以使演奏廳達到最完美的聲響效果。這一效果在樂隊的第一段旋律飄飛起來的時候就得到了驗證，我們一開始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，好像喘氣的聲音也會傳到其他聽衆的耳朵裏去。

在易北音樂廳建造之初，很多人都對這項工程持懷疑的態度，特別是當它的建造費用遠遠超過預算而且遲遲不能完工的時候，而現在，它早已成了漢堡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一顆閃亮的新星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從音樂廳出來的時候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我回頭望了望仍舊燈火通明的大廳，忽然想到，我們可以訂年票，然後就可以從容地選擇自己想聽的音樂會，而且也避免了買不到票的煩惱，畢竟，這樣的文化盛宴是應該儘可能地多多享受與體會的。

◀易北愛樂音樂廳位於漢堡港與倉庫城之間，甚為奪目 作者供圖